

民进党当局对“台湾共同体” 的构建及其影响

信 强,曾杨雪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蔡英文所使用的“台湾共同体”的意涵继承自李登辉及陈水扁,并不断拓展其中强调政治价值、煽动两岸敌意的谋“独”意图,以此对抗国家完全统一,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究其本质,“台湾共同体”实为“台独共同体”,服务于蛊惑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大陆、逐步达成“事实独立”等目的。为此,民进党当局主要通过全面清除中国元素、推进“台湾国家正常化”进程等途径开展“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在文化认同、法理基础等方面对两岸关系乃至未来祖国完全统一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从台湾内外部环境来看,这一构建“台湾共同体”的图谋终将徒劳无益。尽管如此,祖国大陆仍需采取有效策略加以应对,如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等。

关键词:民进党当局;“台湾共同体”;两岸关系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24)03-0066-13

DOI:10.14157/j.cnki.twrq.2024.03.007

2016 年蔡英文上台后,以民进党为首的分离主义势力加快“台独”步伐,将构建所谓的“台湾共同体”作为对抗国家完全统一的“盾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般认为,“台湾共同体”源自“台湾(岛)命运共同体”“台湾生命共同体”等论述。例如谢长廷曾妄言“台湾所有住民自然形成台湾岛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进党分离主义研究”(22FZZB011)

作者简介:信 强,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曾杨雪,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的台湾意识”,李登辉亦曾鼓吹建立“生命共同体”的共识。^① 在学界关于“台湾共同体”相关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②中,目前只有钟厚涛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但他倾向于把“台湾共同体”视作一种新型“台独”论述,侧重探讨其语义渊源、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影响等^③。本文则把构建“台湾共同体”视为以民进党为首的分离主义势力在公开宣布“台湾独立”面临困境下的一种权宜做法,即披着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外衣谋求“台湾独立”。换言之,蔡英文时期民进党当局通过构建“台湾共同体”来对抗祖国大陆倡导的“两岸命运共同体”,这将对两岸融合发展乃至国家完全统一产生诸多负面影响。鉴此,本文将首先详细分析“台湾共同体”的意涵,然后深入探究“台湾共同体”的主要构建途径及其负面影响,最后全面剖析民进党当局构建“台湾共同体”的动机及必然失败的原因,以期对该议题研究做出微薄的智识贡献。

一、“台湾共同体”的意涵

蔡英文对“共同体”概念的使用其来有自。自李登辉始,“共同体”即出现在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中,呈现出不同的语义侧重(表1)。无论将台湾描述为何种共同体,其意涵大致分为缓和族群关系、自由民主价值与团结应对挑战这三大指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台湾主体意识”乃至谋“独”成分。具体而言,一是弥合族群分歧,用“台湾-大陆”的区分来代替台湾社会内部由族群划界的身份认同。如李登辉鼓吹以“新台湾人主义”化解岛内不同族群的冲突矛盾,实现“生命共同体”的多元整合^④;陈水扁承袭这一意涵并点明台湾“族群多元‘国家’一体”^⑤。

① 劳湖:《“台独理念”的堕落——评“台湾命运共同体”》,《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台湾共同体”相关议题研究成果不多,如:何标:《略论“台湾命运共同体”》,《台湾研究》1994年第2期;林劲:《评李登辉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Z1期;朱松岭:《“台湾共同体”建构的延续:从“太阳花”到“九合一”》,《台海研究》2015年第1期;周志怀:《“台湾命运共同体”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对立与对接》,《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等等。

③ 钟厚涛:《蔡英文“台湾共同体”分裂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李登辉相关言论参见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1998年12月8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5143,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⑤ 参见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04年5月20日,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8491,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二是以民主自由作为价值依托,在“共同体”中催生“台湾认同”。李登辉强调通过“当家作主”的民主参与凝聚向心力^①,陈水扁则宣称要从“普世价值”认同中形塑“国家共同体意识”^②,均将民主自由的价值意涵赋予“台湾共同体”。三是团结应对挑战,“共同体”命运与共。一方面,“共同体”意即台湾在台风、地震、疫情等灾害威胁面前共克时艰。另一方面,外部威胁也成为论证“共同体”的充分条件,如陈水扁直言“在台湾有人把对岸当成祖国,就是问题”,因而要“形塑台湾为一个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共同体”。^③ 在这个意义上,同舟一命的“台湾共同体”与祖国大陆截然区隔,呈现出“台湾独立建国”意涵。

表 1 台湾地区领导人对“共同体”概念的使用方式及语义汇总

台湾地区领导人	“生命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国家共同体”	“民主共同体”
蔡英文	互助救灾 团结抗疫	生死与共	—	“转型正义” 反对威权
马英九	—	团结救灾 年金改革 社会公平	—	—
陈水扁	全岛心防 “敌我”对立 同舟一命	祸福与共 热爱台湾 共同奋斗史	“普世价值”认同 凝聚共识	—
	“台湾主体意识” 族群多元融合			
李登辉	自由价值 民主参与 摒弃族群-省籍分歧 凝聚“台湾主体意识” 团结一致	族群融合 民主向心力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言。

① 参见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1995 年 10 月 10 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2310>,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② 参见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06 年 10 月 10 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0761>,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③ 参见台湾地区领导人与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成员的视频会谈内容,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07 年 5 月 29 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1344>,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如表1所示,在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对“共同体”概念的不同使用方式中,马英九对“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有所规避,仅用于呼吁社会公平与应对灾难时的互助团结,较少包含“台湾主体意识”乃至“独立建国”的意涵。而自李登辉始,经由陈水扁继承,再到蔡英文的阐发,“共同体”的话语意涵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换言之,他们所图谋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其实质是什么呢?谢长廷的解读非常直白:“台湾命运共同体和‘台湾独立’是相通的。”^①由此可见,继承自李登辉的所谓“台湾(命运)共同体”实为“台独共同体”。具体就蔡英文而言,其使用“共同体”的终极目的在于将“共同体”加以“主权化”,从而追求“台湾国家正常化”。早在2009年3月,蔡英文曾宣称:“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②之后蔡英文在“共同体”的命名上频频使用“中华民国台湾”这一提法,并将其指称为“这个国家”。^③在连任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更进一步将“共同体”与“台湾”直接相连,所谓“作为共同体的台湾”意即“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④这就清楚表明,在无法宣称“台独”的现状下,被赋予“主权”意涵的“台湾共同体”成为“台湾国家正常化”的代名词。

总之,不论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提法还是“台湾国家正常化”“台湾共同体”等说辞,民进党当局的意图是一致的,即实现民进党一直以来图谋的“台湾主权独立自主”。^⑤也就是说,构建“台湾共同体”表面上是要缓和台湾特殊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族群隔阂和社会撕裂,“但它更深层目的是要藉‘台湾共同体’来催生‘台湾民族意识’,将之赋予‘国家认同’意涵”。^⑥在这个意义上,蔡英文口中的“台湾共同体”不仅具有高度政治性意涵,而且承载着分离主义倾向的“台独”图谋。

① 转引自周志怀:《“台湾命运共同体”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对立与对接》,《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

② 《蔡英文投书:要统要“独”,我们自己选择》,台海网,2009年3月22日, <http://m.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09-03-22/38729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③ 《“民主台湾”照亮世界》,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18年10月10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3769>,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④ 陈先才主编:《民进党大陆政策文件汇编(2000—2020)》,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民进党研究中心,2020年,第314页。

⑤ 陈先才主编:《民进党大陆政策文件汇编(1987—1999)》,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民进党研究中心,2020年,第119页。

⑥ 钟厚涛:《蔡英文“台湾共同体”分裂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

二、民进党当局对“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影响

承上所述,“台湾共同体”这一话语概念具有明确的“台湾独立”意涵。为达到以构建“台湾共同体”的方式实现“台湾独立”的目的,蔡英文时期民进党当局主要采取四大途径。

第一,全面清除中国/中华元素,扭曲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为了降低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感知,蔡英文一上台就加速清除两岸共同的历史连接点,扫除一切中国或中华的元素,削弱同宗同源的文化归属。例如,自2016年上台至今持续的“去文言文”导向,在潜移默化中误导社会舆论,削弱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①再如,依照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语言政策,不仅教科书与官方文书中的“闽南语”将改称所谓“台湾台语”,而且还发明了“台湾客语”“马祖语”等新名称。“难道这些语言都是石头蹦出来的?为‘台独’意识形态撕裂语言背后的文化脉络莫此为甚。”^②简言之,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所谓的“本土化”与“多元文化”为依托,循序渐进地侵蚀岛内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元素,为构建“台湾共同体”创造条件。

第二,捏造“新台湾民族论”,形塑台湾民众的“新民族认同”。蔡英文上台后拒绝承认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事实,企图重构台湾的历史传承和传统文化,极力摆脱中华文化圈影响,向“南岛语族”“南岛文化太平洋联盟”靠拢,使“台湾文化主体性”的观念逐渐扎根。^③2017年,蔡英文将南太平洋之行刻意界定为“寻亲之旅”^④,还多次出席“南岛民族论坛”及相关展览,以凸显台湾与之文化共享、血脉相通。换言之,民进党当局无视南岛语族源于华南的学术研究成果及事实,刻意忽视大坌坑文化与大陆的亲缘关系,幻想用“南岛语族”取代“中华民族”,

① 董玥:《“去文言文”将加速“去中国化”》,《观察》(台北)2022年第5期。

② 《中评专论:闽南语也要正名 台版“文化革命”?》,中评社台北2022年11月14日电, <http://hk.cmtt.com/doc/1065/2/1/0/106521073.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6521073&mdate=1114002422>,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③ 方锦程:《台湾“本土化”的演进及影响——政权运作的视角》,《台湾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参见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17年10月13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680>,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从 DNA 角度否定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捏造所谓的“新台湾民族论”。^① 简言之,民进党当局企图创造“新台湾民族史观”,意在强调台湾的历史就是“新台湾民族”的历史,在台湾岛上生活的人群是一个与祖国大陆民众平行、对等的“新台湾民族”,以形塑台湾民众的“新民族认同”,为构建“台湾共同体”奠定基础。

第三,在“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旗号下,将祖国大陆制造为敌对意象。一般认为,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制造出一个意想中的“敌人”,以区分“我们”与“他者”。在“他者”的建构上,蔡英文宣称“我们美丽的家园面对来自威权邻居日益升高的威胁”,^②将祖国大陆污蔑为“威权统治”与“境外敌对势力”。如此一来,台湾被置于“威权主义扩张”的“前线”,^③并在所谓“民主堡垒”的立场上煽动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意。同时,民进党当局还在国际上大肆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同盟,试图向台湾民众传递“对抗大陆备受国际支持”的错误观感。因此,在“民主对抗威权”的敌我之分上,也就不难理解蔡英文大声呼叫“台湾队,站出来”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政治上的台湾队……也可以成为‘台湾建国队’,在‘独立建国’大业中不断前进。”^④质言之,民进党当局持续从“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出发,煽动以祖国大陆为仇敌的社会对立氛围,为“台湾共同体”划清外部界限、凝聚内部人心。

第四,推进“台湾国家正常化”进程,以“台湾主体性”彰显所谓的“事实独立”。2016 年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进“中华民国台湾”的所谓“国家建设”进程,不仅在历史、教育、文化等领域推动“柔性台独”路线,而且借开展对外援助、谋求参与国际组织等所谓“外交事务”,在国际社会谋求台湾的“主权国家”角色。2020 年蔡英文连任后,民进党当局加快了“台湾国家正常化”进程,如对部门机构层级进行调整,将彰显岛内历史文化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文学馆等机构由四级升为三级,^⑤力图展现“台湾主体性”。此外,以清除威权象征等

① 周天柱:《民进党又对台湾青少年下“独”手》,《中国评论》(香港)2019 年第 11 期, <http://www.crntt.com/crm-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136&kindid=4711&docid=105589379&mdate=1209145903>,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② 《蔡英文“为自由而奋斗”研讨会致词:台湾可与世界分享经验》,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22 年 11 月 17 日,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21117-1334082>,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③ 参见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网站,2023 年 9 月 19 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7908>,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④ 林原:《“台湾队,站出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21 年 12 月 22 日, <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11222-1225409>,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⑤ 温天鹏、刘相平:《蔡英文连任以来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析论》,《台湾研究》2021 年第 3 期。

为目标的“转型正义”,也通过“深化民主”成为实现所谓“台湾国家正常化”的重要一环。^① 综上,民进党当局试图在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过程中凸显“台湾主体性”及“台湾中心主义”,提升“台湾共同体”构建与“台独”图谋的所谓“正当性”。

总之,所谓“台湾共同体”的实质在于强调台湾与祖国大陆命运不同,企图把台湾民众置于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外,本质上是“台独”行径的变种。换句话说,蔡英文当局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即通过“渐进台独”达到“事实台独”,但在最终实现之前,需要优先构建“台湾共同体”来为“台独”目标打下民意基础。这将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扭曲文化脉络,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台湾共同体”的构建以“台湾独立”为价值取向,主要通过“去中国化”尤其是“文化台独”教育,弱化岛内民众在政治与文化双重层面上的国家认同。^② 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采用修改教科书、强调“台湾文化”等手段,将“台独史观”植根于青少年脑海中,塑造所谓的“天然独”群体。这将导致未来较长时期内,很难从根本上去除“去中国化”尤其是“文化台独”的消极影响。民调数据显示,近年来“台湾人认同”呈增长态势,它于2020年达到64.3%,并在蔡英文第二任期至今持续稳定在60%以上。^③ 与此同时,文化认同层面继续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与“中国文化认同”分离的恶性后果。在2018年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积极态度,也基本承认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联系,但在“台湾应该建立与中国不同的文化特色”的问题上,共计仅有27.6%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④ 换言之,这一国家认同在政治与文化层面上的双重削弱,导致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会理直气壮地在国家

① 陈隆志:《“转型正义”与“国家正常化”》,《新世纪智库论坛》(台北)2016年第2期。

②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5页。

③ 《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1992年6月—2023年12月)》,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24年2月22日,<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④ 自1999年始,受访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呈下降态势,可参傅仰止:《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2014第六期第五次:宗教与文化组(C00310_2)》,2015年11月2日,学术调查研究资料库网站,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056,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傅仰止:《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划2018第七期第四次:全球化与文化组(D00170_2)》,2019年9月26日,学术调查研究资料库网站,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2973,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认同上走向‘台独’分裂的危险道路”。^①

第二,助长“法理台独”诉求,为最终改变“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法理基础铺平道路。民进党当局为构建“台湾共同体”,不惜推动“公投”与“宪改”。例如,2017年“公投法”修订已或多或少触及带有“主权”色彩的内容,为将来举行涉及“主权”议题的“公投”埋下了伏笔。此外,民进党内部派系“正常国家促进会”“台湾制宪基金会”及更为激进的“台独”势力,一再倡议制定新的宪制性规定,主张删除“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等语句^②,“以显示出两岸为不同的‘政治实体’……为与大陆的分离创造法理依据”^③。为便利“宪改台独”的实现,蔡英文大肆任命主张“两国论”的许宗力等人为“司法院大法官”,一旦“立法修法”以及“公投”途径陷入“违宪”争议,则由“台独大法官”护航“释宪”。^④时至今日,台湾地区15位“大法官”已全部出自蔡英文提名,致使台湾司法染上浓厚的民进党政治色彩,司法独立性遭受严重挑战。^⑤概而言之,民进党当局借由司法途径,以构建“台湾共同体”之名,提升“法理台独”的切实操作性与实现可能性。

第三,抑制两岸民心相通,阻挠国家统一进程。“台湾共同体”强调“台湾利益”“台湾优先”等“台湾主体性”内容,构筑起两岸之间正常交往的心理障碍。且不论其对抗大陆的敌我意识煽动,单就人为将两岸历史文化分隔而言,就极大地阻碍了两岸民心相通。为构建“台湾共同体”,民进党当局刻意以南岛语系土著为“台湾主体性”历史开端,无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纽带,将纳入中国统一治理的历史事实视作所谓“殖民沦陷”,把中国人与荷兰人、日本人一并视作殖民者,借此建构“台独史观”。“这一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上的‘台独史观’建构……是对台湾学生的普遍欺瞒……将持续危害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⑥

① 陈孔立:《“台独史观”的建构与严重影响》,《台湾研究》2018年第5期。

② 柳金财:《警惕“台独”的“灰犀牛效应”》,中评社台北2022年9月26日电, http://bj.cmtt.com/doc/1064/7/6/1/106476174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6476174&mdate=0926003736,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③ 许艳彬:《台湾“宪政改革”的走向及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04年第5期。

④ 石佳音:《论蔡英文的“法理台独3.0”》,李振广主编:《论“台独”的危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

⑤ 《4位新“大法官”上任15人全数由蔡英文任命》,中时新闻网,2023年10月2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1002000949-260402?chdtv>,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⑥ 丁松泉:《民进党的历史虚无主义》,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22年2月14日, <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20214-1242433>,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换言之,以“台湾共同体意识”凝聚“全民”意志来阻挠两岸的融合进程,已导致台湾民众产生区隔祖国大陆、分界清晰的“我群意识”,甚至具有向政治层面延伸、形成“国家认同”的趋势。^①民进党当局构建“台湾共同体”无疑会让台湾民众从心理认知角度对祖国大陆产生隔阂,从而增加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难度,给两岸融合发展乃至国家完全统一带来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拒不接受祖国大陆提出的两岸命运共同体理念,反而企图构建所谓“台湾共同体”予以对抗,“台独”目的昭然若揭。民进党当局刻意对立“台湾共同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意在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建立一个没有“台湾共和国”之名却有“台湾共和国”之实的“台独共同体”,是彻彻底底的分离主义行径。

三、民进党当局构建“台湾共同体”的动机及前景

无论是清除中国元素、捏造“台湾新民族论”,还是推进“国家正常化”等,民进党当局不遗余力地构建所谓“台湾共同体”,明确具有谋求“台独”的终极目的,其动机呈现出三大面向。

第一,蛊惑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大陆,以对外敌意弥合岛内认同分歧。一般认为,为了克服个体的迷失与不安,一种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需求成为构建共同体的原始动力。两岸关系的动荡、曲折造就了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安全隐忧与不确定性危机,由此,以“台湾人认同”为主要表征的“台湾共同体”意识成为他们克服不安与困惑的自然选择。^②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中华民国台湾”、鼓吹构建“台湾共同体”,意在寻找“台独”“独台”“两国论”“维持现状”等分裂派别间的最大公约数,在对抗祖国大陆的共同目标上裹挟岛内民众、凝聚政治能量。例如蔡英文在谈到“反渗透法”时声称:“一个分裂的台湾无法面对中国的渗透威胁,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之间不是没有共识的可能性。”^③简言之,民进党当局意图通过构建“台湾共同体”,向内凝聚、向外对抗,将祖国大陆树为台湾民众“共同的敌人”。

第二,解构现存的“两岸共同体”意识,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既有联系。众所周知,台湾与祖国大陆拥有深厚的“两岸共同体”渊源,特别是国民党退台

① 郑夙芬:《解析台湾人/中国人认同:2000—2021年》,《选举研究》(台北)2022年第2期。

② 杨冬磊:《试析“台湾人认同”内涵的多面性》,《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3期。

③ 《蔡英文在台湾搞“新戒严”》,《台湾周刊》2020年第1期。

之后,视两岸为同一政治实体,将“两岸共同体”意识深植于台湾社会。历史回响外,现实中两岸人员往来、经贸流通、文化交流等密切联系,更使“两岸共同体”成为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切身感知。“我们可以从地缘、血缘、文化、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不同角度发现海峡两岸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两岸分离的经历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这些关系。”^①这就是说,在历史与现实双重层面上的两岸亲缘,支撑并塑造了既有的“两岸共同体”意识,这是图谋“台独”的民进党当局所不乐见的。因此,只有通过构建排他性的“台湾共同体”对抗已然存在的“两岸共同体”,才能为实现“台独”图谋扫清道路。

第三,以“台湾共同体”之名,谋求事实上的“台湾独立”。谢长廷曾坦言,之所以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是为了让“台湾独立”的观念更容易被探讨与接受,由此可见民进党是要以“台湾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塑造来助推其渐进式“台独”路线。^②蔡英文通过所谓的“中国大陆威胁论”来强化“台湾共同体”的“本土”身份认同,声称不存在是否宣布“台湾独立”的问题,强调事实而非形式层面“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③由此可见,其在两岸关系上的对立性和敌视意味浓重,体现出极强的分离主义倾向。无论怎样鼓吹“台湾共同体”并以之为名掩饰分离主义行径,谋求“事实台独”的动机已然表露无遗。

综上所述,民进党当局企图以“台湾共同体”这一较为中性却更具欺骗性的说辞来鼓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大陆,在动机上图谋走完“台独”的“最后一里路”。但从台湾内外部环境来看,“台湾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谋“独”意图绝不会得逞,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第一,民进党当局对“台湾共同体”的构建无法在对抗祖国大陆的基础上提升台湾凝聚力,反而加剧了台湾社会的内部撕裂。根据共同体理论,真正的共同体是在相互尊重、信任与团结基础上的统一体。例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认为,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精神共同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根本就

① 刘国深:《试论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中国评论》(香港)2014年第11期, <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92&kindid=0&docid=103455447&mdate=1234567890>,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② 周志怀:《“台湾命运共同体”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对立与对接》,《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

③ 《蔡英文接受BBC专访谈“台独”一字之变引关注》,BBC中文新闻网,2020年1月20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176208>,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不算共同体。^① 菲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亦指出,真正的共同体成员愿意相互扶持,一起营造长久的共同生活。^② 按照上述理论逻辑,民进党当局在一个正在“制造撕裂”的台湾社会里构建“共同体”,只能是空中楼阁。^③ 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两岸中国人的台湾”,任何操弄两岸对立的手段都无法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民心所向相抗衡。尤其在“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同胞共同心声下,^④煽动两岸敌我对抗绝非民意的最大公约数,倒行逆施的“台湾共同体”构建是终难实现的。

第二,民进党当局借渲染两岸意识形态对立构建“台湾共同体”,与两岸关系的本质背道而驰,必将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为民意所抛弃。“台湾共同体”的构建以独占“民主自由”高地为基础,在政治价值上煽动对抗,蓄意挑起两岸之间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然而,“两岸问题不是所谓‘制度之争’,不是所谓‘民主自由’对抗‘专制统治’的问题”。^⑤ 也就是说,两岸关系本质是复归统一的问题,不是民进党当局一再渲染的意识形态对立问题。事实上,祖国大陆与台湾同样处在现代化进程上,对公平、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皆包含在两岸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因此,我们相信两岸通过交流互鉴,能够不断消除彼此误解、重构双向认知、凝聚两岸共识,“台湾共同体”在两岸融合发展中必为民意所抛弃,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三,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共同体”构建中所依赖的“台湾主体意识”终将为两岸命运共同体所消解,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台湾共同体”实为“台独共同体”,其蕴含的“台湾主体意识”虽然由台湾历史与政治现实所造就,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一定差异,但绝非对立。事实上,“真正台湾人主体意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社会学之思》(第二版),李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② [德]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容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Ⅱ、Ⅲ页。

③ 郑鸿生:《班安德森民族理论在台湾的误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2018年第3期。

④ 《国台办:要和平要发展 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光明网,2023年4月26日,https://m.gmw.cn/2023-04/26/content_1303355716.htm,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⑤ 《国台办:两岸问题不是所谓“制度之争”》,新华网,2022年4月13日,http://www.news.cn/tw/2022-04/13/c_1128556897.htm,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识,唯有反映、升华在民族的大整合过程中,才有实质意义,才不流落于空谈”。^①因此,“将‘台湾主体意识’包容到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的壮丽进程中去……创造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使命”。^②伴随着两岸拓展交流、深化合作,通过信息共通及资源共享,夯实双方的信任关系、扩大两岸的共同利益,台湾民众的两岸“共同体感”^③将得到强化,进而促进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这不仅是台海两岸的双赢,更是中国整体发展的必经之路。简言之,我们相信随着台湾民众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必定能够摆脱以“台湾优先”等狭隘思维为标志的“台湾主体意识”之束缚,进而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

总之,祖国大陆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治理能力的快速提升等成就,是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情感认同与内心向往的前提基础,将在根本上遏制“台湾共同体”构建及其“台独”图谋。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将清醒地认识到“台湾共同体”逆历史进程与时代潮流而动,其构建终将以失败告终。

面对“两岸共同体”的事实存在与岛内在“国家认同”上的社会撕裂,蔡英文不仅继承具有高度“独立”意涵的“共同体”话语,煽动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对抗,而且妄图以“台湾共同体”弥合内部分歧、谋求“事实独立”。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抹除台湾社会中的中国元素,“构建所谓以‘中华民国台湾’为对象的新认同……加速分离意识的塑造”。^④2020年蔡英文连任后,民进党当局进一步鼓吹“台湾共同体”,强调其“民主自由”“敌我对立”等意涵,并以“台湾国家正常化”彰显所谓的“事实独立”,将“台湾共同体”培育成构建“新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无论是販售凭空捏造的“新台湾民族论”,还是斩断两岸历史联结、阻遏正常交流往来,民进党当局构建“台湾共同体”的诸多方式手段,已在民众心理与现实环境上构成了对两岸融合发展的巨大障碍。尤其值得注意的

① 林书扬:《台湾人的“主体性”——读〈民进报〉编辑部答复文有感》,林书扬:《林书扬文集(二):如何让过去的真正成为过去》,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

② 章念驰:《“台湾主体意识”辨析与构建新型的两岸关系》,《中国评论》(香港)2006年第6期, <http://www.crntt.com/crm-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54&kindid=0&docid=100167085&mdate=1234567890>,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③ 孙云:《论台湾民众两岸“共同体感”的建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④ 李智聪、李仕燕:《蔡英文当局“去中国化”新动向及其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21年第4期。

是,在这一过程中刻意煽动起的两岸敌意,有可能造成双方之间的民意对峙甚至对抗,所导致的战争风险不容小觑。尽管从台湾内外部环境来看,“台湾共同体”难以弥合甚至持续恶化台湾社会分歧,也无法实现“台独”图谋,但我们仍需从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等方面入手加以精准应对,在祖国大陆持续高质量发展中合理引导、积极包容“台湾主体意识”,从而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直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责任编辑:王贞威)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b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uthorities and Its Impact

XIN Qiang, ZENG Yangxue

Abstract: Tsai Ing-wen inherits the notion of “Taiwanese Community” from Lee Teng-hui and Chen Shui-bian and has expanded its scope to emphasize political values and incite hostility between the Straits with the covert intention of promoting independence. This concept, which opposes complete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is highly deceptive and harmful. In essence,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s a “Communit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iming at manipulating Taiwan residents to resist the mainland and gradually achieve “de facto independence”. Consequentl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uthorities primarily under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Community” through comprehensive removal of Chinese elements and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Taiwan state”. In terms of cultural identity, legal basis, and other aspects, these efforts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China’s complete reunification in the future.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region, this plot to construct a “Taiwanese community” is ultimately futile. Nevertheless, the mainland must still adopt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respond, such as further deepening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Straits and enha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a “shared destiny across the Straits”.

Keywords: the DPP authorities, “Taiwanese Community”, cross-Straits relations